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浑世 苍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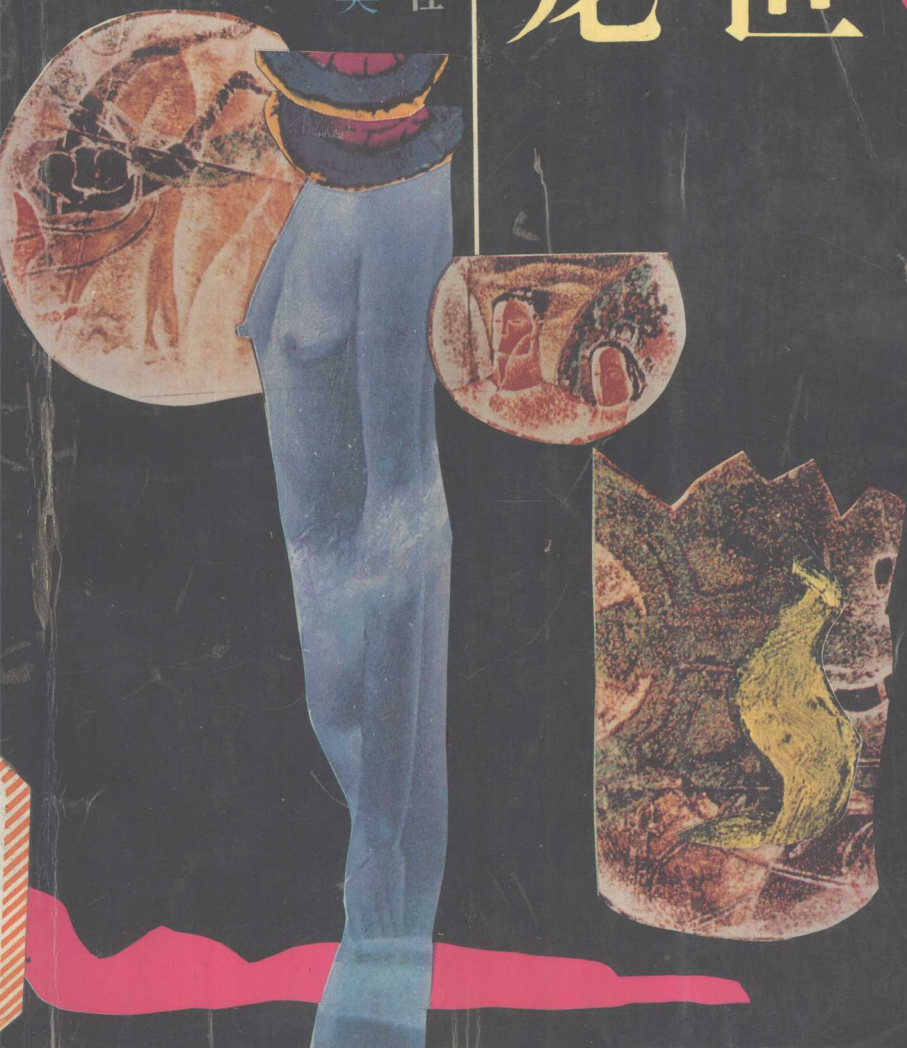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著者●郑彦英

秦川驴怪

大数

张官镇

假面马拉松



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著者○郑彦英

浑世苍龙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责任编辑:唐宋元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邓小林

责任校对:刘文玉 程 于等

书 名 浑世苍龙(中国西部文学丛书)

定 价 10.20 元

作 者 郑彦英

ISBN7-5411-1152-x/I · 1073

1994 年 4 月

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2.25

插页 12

字数 275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白马印刷厂印刷



郑彦英，
男，1953 年
生于陕西省
礼泉县阡东
镇新庄村。
1972 年入伍，

作者简介

1976 年任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1981 年转业至中共河南省委《党的生活》编辑部，1984 年任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1985 年赴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1987 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返回河南省文联担任专业作家。1993 年兼任中共河南省委跨世纪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电影文学剧本集《秦川情》、《恩爱三部曲》；长篇小说《少女》、《少妇》；小说集《西风》、《太阳》、《情种》、《三个女性》；电视连续剧《彭雪枫将军》、《走向荒漠》、《男人肖像》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录

卷一：历史与心灵

秦川驴怪..... (1)

他掌握一个秘方,108种药合成迷香,可以引诱叫驴性欲亢奋。这一绝招在驴怪边天寿的爱情婚姻和经济生涯中,始终伴随着他的性格悲剧和人生悲剧.....

苍 龙 (79)

瘟疫像魔鬼的黑手,扼住村人的喉咙。乡村秦腔明星、英武健硕的他,弃绝“族长”的桂冠,去向命运挑战。在多情山姑的渴望面前,他献出了男性的阳刚吗?

大 数..... (117)

他是年轻英俊的镇守使,以自己的足智多谋驰骋于诡谲多变、血流成河的战场。他是胜者,却偏又因年轻有为而丧生。命运的大数操在谁人之手中?

卷二：现实朦胧境

张 官 镇..... (185)

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在复杂万端的人际关系中浮浮沉沉。他以西部男儿的风格取得了成功，但在朋友的美妻娇儿面前，他似乎又有难言的失落与痛苦。

假面马拉松..... (284)

升官，还是发财？妇女杂志编辑、获奖作家尝够了其间的万般滋味。要升官，就得装孙子；而发了财，他又险些被割去阳具。人啊，你究竟该怎样寻找你自己？

盆 景..... (332)

一个小机关的资料员，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他因埋头本职工作成为知识富翁，造就了纯朴美丽的小保姆在智力竞赛中连连获奖的奇迹和他们的爱情，无奈他已走向人生的终点。

秦川驴怪

农历6月6日的阳光给土黄色的咸阳塬上铺了鸡蛋黄一般的金色，驴经纪边天寿骑着他的被称作黑枪的黑色快马就在这样的颜色里跑出一溜飞扬的尘土。边天寿穿着一件土黄色的无袖皮褂，三颗圪塔一般的扣子没有系，在快马的奔跑中，褂子就高高地扬起来，像是飘扬在他身后的一面旗帜。

闻名整个秦川道的驴经纪边天寿认为他真正的父亲是那个在驴身上浪荡了一辈子的老光棍，因为从小就失去父母的边天寿根本不记得他的父母长得什么样子，就是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也无济于事，因为边天寿从小就失去了他们，而是这个浪迹天涯的老光棍收留了他，并教给了他看驴的本事、调驴的本事、引驴的本事和买卖驴的本事，这些本事加在一起，边天寿就成了继他师傅以后的秦川道上最大的驴经纪。最大的驴经纪当然是个人人羡慕的能大把大把赚钱的人物，但边天寿和他的师傅一样，眼前的财产只有这匹他心爱的高头大马黑枪。其它的钱都变成了他的快活，他从师傅手里学会了驴经纪的同时也学会了这种快活：当着众人的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是他的快活，烂醉如泥甚也不做甚也不想是这种快活的顶点；在赌局上一坐3天3夜更是一种快活，赢了钱当然是快活的，但是最令别人羡慕的则是他输钱时的快活，成摞的银元输了，他像吐了

一口痰一样轻松，他总是响响地清一下嗓子，很显潇洒地将银元往别人面前一推，银元每每发出叮当的响声，这响声更增加了他的豪气。“再来！”他微笑着说，他的这种微笑在他的赌友中长久地传颂。在传颂的过程中他的豪气被不断地扩大。他每每听到这种扩大了传颂，心里头的快活就拱得他浑身的肌肉嗦嗦抖动，他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师傅。师傅就是在长达4天3夜的赌局中快活到人生的终点的。师傅先是赢了600多块钢洋，师傅随便地把这些赢来的钢洋在脚边扔着，就在第3个夜晚刚刚结束，第4个黎明刚刚到来的时候，师傅输了，师傅不但输掉了赢来的钱，而且将带来的一千块钢洋也搭了进去。师傅将胡乱放在脚边的钢洋往桌面上一堆，又将带来的装了一千块钢洋的皮褡裢往桌子上一提，口儿朝下往桌面上一倒，在银元杂乱的撞击声中，师傅张开嘴大笑一声，所有见过师傅的人都没有见过师傅这么爽朗这么快活的笑声，笑声在封得很严的屋子里回荡，给这笑声增加了力度也增加了厚度，师傅就在这样的笑声中死去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说师傅是快活死了气派死了，其中一个很有知识的先生说这样的善终在整个秦川道上也很难再寻出第二个，他说人生一世就要修个福禄寿考，福禄寿都好办，唯有考最难，考就是死得痛快死得快活死得没有一点痛苦。他听了这话就更加对师傅崇拜得五体投地，在收殓埋葬师傅的同时他下定决心要像师傅一样地快活一世。当他离开师傅的坟茔独自开始驴经纪生涯的时候，师傅的豪气、师傅的快活就几乎融化进他的血液里，他唯一不能同意师傅的就是女人，师傅说女人是蚂蝗，一沾住男人就要吸走男人身上的血，而且还要钻到男人的肉里头去吸血。沾住女人的男人是最最没有出息的男人，因为女人不但要吸走男人身上的血，还要像一根绳

子一样地捆住男人的手脚。被女人捆住手脚的男人还能快活么？边天寿开始也是相信师傅的话的，他看见女人就想到了蚂蝗，就想到被蚂蝗吸血的惨相。“蚂蝗”他见了女人后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出这两个字，弄得许多人莫名其妙。

但是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见到了曲家镇首富曲孟驹的千金小姐曲玲玲，他一想起那天见面的情形就觉得那是老天爷特意为他安排的，因为他独往独来地领了多少次驴群了，也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唯有这一次差错却把他的心被这个坐着一顶红轿的女子吸走了，而且任他怎么努力也收不回来。那是一个张狂的上午，他领着驴群在咸阳塬上海海地跑着，这是一条通往风陵渡的老道，他熟悉这条老道就像熟悉他手上的纹络。前面有一个很陡的大下坡，每每领着驴群跑下这个大下坡时，听着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刮过，他都有一种飞翔的快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轻车熟路地领着驴群这一次跑下大下坡时撞倒了一顶红轿，将一个娇滴滴的女子从轿里撞了出来。他在轿夫的咒骂声中回过身来要去道歉时，他被从红轿帘下缓缓站起来的女子吸住了眼睛。他一跃跳下马来，马缰绳往马脖子上一绕，不管马了也不管驴了，直直地盯着那女子就伸过手去扶她起来。但那女子不让他扶，女子不让任何人扶，甚至连任何人都都不看一眼，只是掏出手帕，轻轻地弹去身上的土，薄唇似乎根本没动，就柔出了一个令他永生永世都不会忘却的字：“走。”就这一个弱弱柔柔的走字，夺走了那些恶恶地骂着他的轿夫的狠，也拦住了他的脚和手，他张开嘴呆呆地呼吸着，眼看着她坐进红轿里，眼看着红轿像一片云彩飘向遥远的黄色的地平线的尽头。

他完全忘记了师傅的话，他以驴经纪人所特有的韧力和智

慧动作了一个多月，就弄清了曲玲玲的一切对他有用的情况，随着就制订了一套他确认能够征服曲玲玲的办法和行动。

他过去从来不在这个小小的曲家镇买驴，但从此以后，他有意只在这个小镇买驴，他能把别人看来很不显眼的驴以大价钱买走，然后再以更大的价钱卖出去。因为他已经有了固定的买主，他的买主对他所卖的驴深信不疑，自然是愿意出大价钱的。他一下子就在曲家镇出了名，人们争相把驴卖给他，而他对驴的品评往往使驴的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只看你的驴一眼就转过头去，然后给你说你的驴的优劣，从驴的蹄子一直到驴的鬃毛，从驴的前后胯说到驴的尾巴，从驴的脖子的长短说到驴的叫声的长短和高低。他说这些时声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等他说完了驴的价钱就从他的嘴里流淌出来，而这个价钱是绝不会再改变了，所以他的话一落音，人们只有遵从的份儿点头的份儿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因为他，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变成了咸阳塬上重要的叫驴交易地。按照秦川人以往的习惯，交易牲口的地方都叫牛市，所以一开始，驴的生意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兴盛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把曲家镇叫曲家牛市了，但是在那一个阳光很是灿烂的上午，他站在曲家镇的大街上，响响地说了一句：“咋能叫牛市呢？明明是驴市么！”于是，就从这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开始，由于他的一句话，曲家牛市改叫曲家驴市了。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言出口，众人响应。啥叫男人？这就是男人！男人的力量不在于有一身肉圪塔有一身蛮力气，虽然我只有五尺多一点，但我说啥，七尺高的汉子也得听。纵有拔山力气的壮男人，说了话等于吹风，还算是男人吗？

就在有了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心境后，边天寿选择了一个

典型的、有红色的火烧云映照着的黄土高原的黄昏，骑着他的黑枪走进了曲家镇。这一天并不逢集，自然也就没有驴市，所以他的到来使得曲家镇的男女老少都感到意外，不少人走出家门走进火烧云的红光里，大声地争先恐后地和他打招呼，“边先生来啦！”“边先生喝汤么？”“边先生，来家里喝汤吧——”招呼声热情而又真诚。他爱听人们这样的招呼，他从这招呼里听出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招呼这样的尊敬，他一脸红光、一脸微笑，声音不大也不小地回应着大家的问候，他一直没有下马，黑枪就走出不紧不慢的很有节奏的步子，人们不好问他来干啥，他也不说，好奇心就催着一个个乡民跟着他的马走，街面上不断有新的人出来，马匹后边跟着的人就更多。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曲玲玲家的红砖门楼和黑漆大门，曲玲玲的弟弟曲长久闪出了黑漆大门，睁着一双大眼朝他这里观看。他顿时觉得心里扑扑跳，他企盼着曲玲玲也会好奇地走出大门，看见他的威风看见他的气派，看见他像一个皇帝一样地被人簇拥着的状态。但是直到他的黑枪走到曲玲玲家门口，曲玲玲还没有出门来，曲玲玲的父亲曲孟驹也没有出来。但他反过来一想又深深地感到钦佩，人家毕竟是大户人家，普通人好奇的事人家根本不会好奇，多少长者都走出家门来了，人家曲孟驹就没有出来，所以人家就能成大事，人家就是曲家镇的首富。多少姑娘也都跑到街上来了，人家曲玲玲就是没有出来，因为人家是大家闺秀。大家闺秀自然是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想到这些，曲玲玲在他心里的份量又重了许多，他轻捷地跳下马来，朝曲长久点点头：“敢问曲老先生在家不？”

曲长久没有想到边天寿是来他家，所以对他的问话感到意外也感到高兴，声音很亮地回答：“在在！”然后大步走在他前

面，“请！请——”在他牵着马刚刚走进大门，两个家人迎上来时，曲长久让一个人牵住边天寿的马，让另一个人赶快去通报曲孟驹：“快去告诉老爷，边先生驾到。”

驾到……驾到……他琢磨着这两个字，从中琢磨出了他在曲家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曲家人对他的尊敬。他就将胸脯高高地挺起来，脸上也美出一片感觉很好的笑容。就在这时候曲家老爷曲孟驹穿着团花长衫走出屋门，脸上有尊贵的微笑眼里有深邃的光，礼貌地朝他拱起手：“边先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

他知道曲玲玲就在不远处的一个他看不见的窗口后面看着他，他也就学着许多读书人的样子很斯文地拱起手，声音不卑不亢却又不失热情：“打扰打扰。”

曲家镇首富曲孟驹当然知道边天寿给这个曲家镇带来的繁荣，更知道边天寿在这一带人心目中的地位，还知道边天寿自从到曲家镇买驴以来还从来没有单独到谁家去过，所以边天寿的造访就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他在拥在家门前的乡亲们的注视下心里很美地将边天寿让进上房，这是他曾经接待过乡长和县长的屋子，他就让边天寿坐在乡长和县长坐过的雕龙靠椅上，用接待乡长和县长一样的礼数让边天寿喝过三道盖碗茶后，才用很委婉的语言询问边天寿的来意。

边天寿脸红了。从七岁就开始流浪的孤儿生活使得边天寿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脸红，但是就在他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目的时他的脸很美好地红了。这以后的许多天里他都在回忆这一个有火烧云的黄昏的事情，但任他怎么回忆他也想不起来他是怎样把自己的目的用什么样的语言告诉了曲孟驹的。但是他清楚地记着曲孟驹的反应。曲孟驹先是一惊，然后低下头来看着他面前的盖碗茶，后来说：“这是小女的终身大事，容我过两个月后

回覆好么？”

这两个月是他充满期待的两个月，这两个月也是他心惊胆颤的两个月，两个月以后，他没有勇气自己登门，就托了一个媒人去，没想到媒人带给他的话是：“曲家老爷知道你房没一间地没一亩，曲家老爷说这没啥，只要人有本事，有人就有钱有地有房子，但是曲家老爷说可惜了你这天寿这个驴经纪，一喝一赌，男人就不是男人了。我的女子不能嫁给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

听了这话他像野地里无风的白杨树一般直直地戳在原地半晌不动，五十多岁的男性媒人还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媒人急得把一双本就不大的眼睛睁得溜圆：“你你你……”能说会道的媒人这个时候嘴里没了平日那种口若悬河的风采。只是使劲地搓自己的衣襟子，这是只有女人才会有的有意或者下意识的动作。

边天寿终于回过神来。边天寿在深秋的凉风中走了两步，说：“你去告诉曲孟驹老爷，就说我边天寿是秦川道上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从今天开始，我边天寿不喝了也不赌了，我要攒钱买房子买地，只希望一条，让曲老爷不要把小姐许给别人。”

“这……”媒人嚅囁着，“这话咋说？我还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今天一说不就说过了？”边天寿直直地盯着媒人。“事成了，我送你一匹驴。”边天寿说完就走开了。

他要立即去贩驴，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挣回置房子置地的钱，他知道这并非难事，只要自己戒了酒和赌。但他一说到喝和赌就油然想到了喝和赌的快活，想到了这种快活对他的强有力的

诱惑，他猛然转过身来，揪住脖子后边护命窝儿里的一寸多长的黑发，“你过来。”

媒人颠颠地走过来，一看见他的动作媒人就全明白了，“别别……”媒人在这个强有力的男人面前总是显得手足无措，“这是你的命根子。”

他看也不看媒人，声音低沉而又凝重，“只有这命根子，才能说明我的心。”话一落他就从腰里取下防身的牛耳尖刀，左手扯着命根子，右手只一挥，一撮黑发就落在了他的手里。“给，拿去送给曲家老爷，这命根子胜过一千句话。”

“就是就是……”媒人连连点头，我立马就去。”

“还有……”边天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却半天说不出话。

“还有啥？”媒人胆突突地问。

边天寿一直脖子：“你见了人，就说我给曲家下聘礼了。”

“这……”媒人一愣，媒人还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因为只要这样一说，曲家小姐曲玲玲就很难再嫁给别人了。

驴经纪边天寿完全看清了媒人的犹豫和胆怯，因为大户曲家是很不好惹的。边天寿就在媒人面前将还未来得及插进腰里的牛耳尖刀横放在手心里，手一闪这牛耳尖刀就飞到天上去，片刻之间也就落了下来；又是平平地落在了边天寿的掌心里，边天寿就看着牛耳尖刀，轻轻地问：“你说不说？”

“说……”媒人油然想起流传在秦川的一句谚语：强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边天寿孤身一人，独往独来，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他自然不敢再有半点犹豫，头点得捣蒜一般，“说说说……”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边天寿明确地知道只要他把房子和地置好了，曲家小姐曲玲玲绝不会跑到别人家里作媳妇。想到这

些他心里有一股强有力的冲动，想到那花朵一般的曲玲玲将要坐在自己的屋里让自己揭下她的红盖头，想到她在那一刻里羞得泛红的脸和从她那红红的香唇里呼出的温热而又喷香的气息，他就快活得浑身的肌肉嗦嗦颤抖。他骑着黑枪在大秦川的黄土地上疯疯地跑，时不时在耳边猎猎的风中驴鸣一般地高号一声，使得在田野里劳作的人听了这声音半天回不过神来。

边天寿明白，所有听了媒人的话的乡党们都明白，只要边天寿不再喝酒赌博，不到年底，曲家镇首富曲孟驹的千金小姐曲玲玲就会被花轿抬到驴经纪边天寿家。

然而，从小就无人管束的边天寿一到秦晋豫三省交界处的风陵渡，到了他跟随师傅多年以来由喝和赌带来的快活的地方，老旧的、几乎融化在他的血液里的快活的欲望就左右了他的整个儿身心。他当然地又在人们的一片子赞叹声中和一双双敬仰的目光中走出了风陵渡，当一个明晃晃的世界又摆在他面前时，他才想到他的心爱的玲玲，深重的后悔像没有尽头的黄河水一般不歇不停地从他心中漫过，他傻了一般软在黑枪身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呼吸着秦川道上的干燥的风，“再也不喝了！再也不赌了！”他这样对自己说，先是在心里，再后来似乎害怕自己经不住那老旧的诱惑，他大声地喊了起来：“不喝了——”“不赌了——”“再喝再赌就不是男人！”

然而，他的这些誓言是那样的脆弱，一到风陵渡，他的心魂就再也守不住了。

曲家镇首富曲孟驹在接到媒人捧上的边天寿的命根子时，心里头着实有了怦然的响声，“这是个真正能干成大事的男人”他在心里说，他不由想到了他年轻时创业的果敢和坚韧，“告诉边天寿，我等他半年。”后来，当他听到人们传说边天寿已经向

他的女儿下了聘礼时，他在有了瞬间的气愤后就又笑了，他意识到这是边天寿的计策，一个男人不但应有力气，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而边天寿保命立身的本身就在于智慧，为了他的女儿边天寿发了这么大的誓，而且使了这样的计，说明边天寿对女儿曲玲玲是铁了心的，有这样的有本事有智慧而且又铁了心爱着自己女儿的男人，做父亲的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他把自己这些想法告诉了夫人，夫人自然很及时地把这很能动女儿心的判断告诉了女儿，一向目中无人高贵自尊的曲玲玲在母亲的声音里绯红了脸一声不吭，但在第二天旭日东升的早晨，她似乎很不经意地在她母亲面前声气很弱地说了一句：“他到镇上贩驴，喝啥呢？”

曲家镇每隔五天就兴起一次驴市，每有驴市的早晨，曲玲玲的院墙上就多了一个水瓢。这只金黄色的水瓢自然没有逃脱边天寿的眼睛，他一看见这只水瓢就完全明白了曲家的态度明白了曲玲玲的心，他总是在离放置着那只水瓢一箭远的地方就下了马，然后牵着马走到土墙跟前，轻着声音叫：“玲玲——”“玲玲——”每次总也听不见玲玲的应声，但他知道玲玲肯定在土墙后边站着，他就对玲玲说，虽然听不到应声但他还是说：“你放心，我是个说到做到的男人，我很快就会置好房子置好地，置好房子置好地就来娶你！”说这话的时候他像割下他的命根子时一样下着狠心，但是一到风陵渡，他的这些狠心就被那老旧的快活夺走了。

几个月后，他依然在秦川道上来回往返，依然在曲家镇贩驴去风陵渡卖。每每到了曲家镇，看到那只充满温馨的水瓢时，他心里就被愧疚之情塞满了，就又咬着牙下定不喝不赌的决心，但是到了风陵渡，一切又都照旧……

曲家镇首富曲孟驹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于是在那个春风醉人的上午，在那个驴叫声已经将曲家镇塞得满满荡荡的上午，骑马来到曲家镇的边天寿没有在那面他熟悉的土墙上看到那只给了他无限温暖的水瓢。聪明的边天寿立时明白了曲家对他的失望和曲玲玲对他的痛恨，他迈着熟面条一般稀软的双腿走到了原来放置水瓢的土墙下面，唏嘘半晌说不出话。因为多么重的誓言他都发过了，不可能再有比割下命根子还重的誓言了，后来他说了一句：“玲玲，你看我的！”比起过去的话，这是一句最没有份量的语言，但是在说了这一句话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到了风陵渡自己还喝还赌，出了风陵渡自己就上吊。说话不算话的男人活在世上就等于是死了。”

然而，又是三个月过去了，他的最后的誓言也被风吹走了，但他并没有自杀，因为在他出了风陵渡，准备好了绳子就要在那一棵很结实的榆树上上吊的时候，他的心爱的黑枪懂事地长嘶不止，他看着黑枪顿时泪如雨下，他抱着黑枪的脖子哽咽着：“黑枪……我的黑枪……玲玲是得不到了，这世上……只有你连着我的心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死，我死了你咋办呢？你咋办呢……不识马的人会把你当作一匹很普通的拉马让你拉犁套车，饥狠了的人还会把你杀了吃……黑枪……为了你，我活下去……”

他觉得他没有脸面再到曲家镇去贩驴，他就到别的地方去。然而，由于他长期以来在曲家镇贩驴，几乎整个秦川道上的人都把他这个最大的驴经纪所去的曲家镇作为秦川道上最大的驴市，这样一来，他在别的地方就选不到好驴了，只好还到曲家镇来了。其实他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也像当初在曲家镇开驴市一样重开一个驴市，但他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还